

浙江戏曲传统剧目汇编

婺 剧

(九)

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編
金华专区戏曲联合会汇编小组

1 9 6 2 . 5

編輯凡例

一、为了继承、发揚戏曲艺术遺產，給有关文化部門及戏曲工作者、爱好者提供研究、整理、改編的資料，特編印《浙江戏曲传统劇目汇编》。

二、本汇编將收集本省各地方劇种的传统劇目，按劇种分集，陸續刊行。

三、本汇编所收劇本，系老艺人口述記錄本或手抄藏本；未經整理的剧团演出本，均写明口述、記錄、收藏、演出者的姓名。为保持原来面貌，除錯、別字加以校正外，均未加整理修改，精华、糟粕并存，故在內部发行。

四、本汇编內容包括：各劇种簡介、劇本、劇目提要、音乐曲牌等。

五、本汇编由有关专署、市、县文化部門編輯，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編。

六、不同劇种的相同劇目，或可作单独演出的折子戏和正本戏中的某一折子在內容或艺术結構上有不同者，一并刊印。

七、由于人少、時間和資料所限，未能进行細致校勘工作，錯誤、不完整之处望能提出意見，以备修改补充。

1962年5月

目 录

編輯凡例

- 感恩亭..... (1)
- 胭脂褶..... (57)
- 珍珠塔..... (111)
- 节义賢..... (153)
- 碧尘珠..... (229)

第一場

〔施忠誠上。〕

施：（引）身受纓簪宇宙論，
為臣須當忠義心，
云志丹心，
四海安寧一統成。

（詩）時容雙態守福州，
寒窗辛苦何須求，
相對兒童騎竹馬，
不亞當年國璽侯。

（白）施忠誠，家住江右人，現任福州知府，娶妻吳氏，賢德非常，每日勸我婆婆度后，我想大事出于天，豈可能強求，這也不細表，看夫人愁眉不展，請夫人出來擺酒同飲！家院！

院：有！

施：酒筵可曾齊備？

院：早已齊備。

施：丫環！

環：有！

施：有請夫人！

環：曉得，有請夫人。

〔吳夫人上。〕

吳：（噀）夫受皇家祿，
妻沾雨露恩。

（白）老爺，請來有禮！

施：還禮！

吳：喚妾身出來何事？

施：夫人愁眉不展，与你摆酒同飲！
吳：妾身奉陪。
施：家院！将酒摆开！（牌子）
〔京报上。
京：門上那位？
院：那里来的？
京：京报人要見！
院：家爷，京报人要見！
施：夫人請便，二堂进見！（大过場、吳下）
（施出外位）
京：大老爷指日高陞。
施：陞在那里？
京：陞为湖广按察史之职！
施：不可报錯！
京：有报单为証。
施：院子，賞銀五两，外加酒飯。
京：多謝大老爷。正是：
（唸）家无讀書子，
官从何处来。（下）
施：院子，吩咐准备行装！
院：遵命！（下）
施：正是：为官清正，步步高陞。（下）

第 二 場

〔曹夫上。
曹：（唸）不想功名往上，
只想美女姣娘。
（白）小生曹夫，爹爹曹霸林在朝为官，官拜尙书之

职，不必細表，今日心中煩悶，去到大街遊玩一番，家丁們走上：

〔家丁甲、乙、丙、丁上。〕

甲：忽听公子叫，

乙：慌忙就来到，

丙：不是斬馬草，

丁：就是喂馬料。

同：叩見公子！

曹：罢哉！

丁：叫我們出來何事？

曹：相公心中煩悶，思想出外遊玩。

丁：去到寶家店里飲酒而去！

曹：有理，你等向前帶路。

（唱“卜子”）

衙門公子出外遊，
欺凌寡婦出風頭。（下）

第 三 場

〔焦義上。〕

焦：（唸）爹娘生我苦辛勞，

二餐水飯一餐湯。

天晴度得光陰過，

下雨天公鑊灶冷。

（白）在下焦義，天公下雨，砍不到柴火，天早起來，未曾用早餐，去到寶老伯店中借壺酒，當當早餐，來到店房，寶家老板可在家嗎？

〔寶上。〕

寶：（唸）高挂一盞燈，

能照四方人。

(白)那一个，原来焦义，请进！

焦：有进！

寶：焦义到来何干？

焦：天公下雨，砍不到柴火，寶老板！借壶酒来当当早食。

寶：前帐未清，免开尊口。

焦：休耍小气，天公晴起来，砍担柴火烧死你。

寶：咳！砍担柴火我烧烧。

焦：你好酒拿壶上来！

寶：酒放在此地。

焦：前帐一起总算。

寶：女儿，看守店房，为父买黄豆去了！

內：遵命！

寶：焦大哥，店房托你照顾，老汉买豆去了！

焦：你买黄豆而去，生意我帮你照应来！（寶下，焦自飲）

焦：今天的酒好，吃醉了，寶家女子那里？

〔寶巧云上。〕

巧：焦大哥，酒可再要嗎？

焦：不用了，酒吃醉了，可有客房？

巧：自有客房，你客房去睡睡。

焦：好醉了，我去睡了！（吐介下）

巧：待奴打扫店房伺候。

(唱“卜子”)

奴家本是閩中女，

每日店房待客商。(下)

〔四家丁領曹夫上。〕

曹：(唱“原板”)

今日无事街坊遊，
店房暢飲解愁忧。（家丁、曹进店坐）

（白）站二边！

〔巧拿酒上。

巧：（唱“原板”）
 耳边听得有人音，
 待奴执酒向前迎。

（酒放地下、下）

曹：（飲酒介）这酒苦的？

丁：公子，你晓得那个拿来的？是寶家女子拿来的！

曹：（再飲介）甜的。

丁：你說苦的！

曹：先苦后甜。

丁：是的。

曹：你们去問来，他父亲不拿酒，为何他拿酒来？

丁：寶家女子那里？

〔巧云上。

巧：你们叫我出来何事？

丁：你家父亲不拿酒，为何你自己拿来？

巧：我父亲前去买黄豆去了。

丁：启稟公子，他父亲出外买黄豆去了！

曹：待公子自己來說，寶家女子，你父亲不拿酒来，为何你拿酒来？

巧：我家父亲出外买黄豆去了。

曹：小女子，你跟父亲沒有出头日子，跟公子回去，日間享不尽荣华，晚来吃不尽黃瓜。

巧：荣华呀！奴来問你。

曹：問我何来？

巧：你父官居何品？

曹：吏部尙书。
巧：你自己？
曹：衙門公子，誰人不知，那个不晓？
巧：你这句话說得出，你是个扁毛禽兽。
曹：小子们，他讲公子当头首。
丁：罵你禽兽！
曹：这还了得，你等把他搶！
丁：一齐动手！
〔焦由下場門上。
焦：哼！
丁：原来灶王菩薩出来了！
焦：你这班人那里出来，在此做甚？
曹：我是曹府出来的，竇家女子生得好，我要搶他回去。
焦：清平世界，那有强搶之理？
曹：我曹家公子，別家好的女子也要搶！
焦：別家女子你搶搶，竇家女子有我焦义在此，劝你不要搶。
曹：焦义，你別个閑事管管，我曹公子的事你少管。
焦：別家事情我不管，单要管你曹家这班狗头！
曹：你要管？
焦：我要管！
曹：我要！
焦：要什么？
曹：我要打！
焦：你要打！你带多少人来！
曹：我又不造反，有我这几个家丁够了！
焦：你们都在这里？
曹：还少么？
焦：一齐都来！

(唸“扑灯蛾”)

听他言来怒气生，

罵声曹賊狗烂的。

手提皮拳将你打，

打死家丁命归阴。(大过場，圓場，其中打死

一名)

丁：被他打死一个。

曹：你等抬回去，(抬下)哼！大胆焦义，把我家丁打死，回家禀告父亲处你一死！

焦：你再来，連你打打死！(曹、众人逃下)打死一个人什么要紧。

巧：焦大哥，你打死曹家家丁，連累我家父女！

焦：不妨，不連累你的，我自己承当。

〔寶搯豆上。

寶：女儿，黄豆背下去！

巧：待女儿背下去。(背豆下再上)咳，爹爹呀！(哭介)

寶：你为何伤悲流泪？

巧：可恨曹家公子强搶女儿为婚，焦大哥看看心中不服，打死曹家家丁。

寶：焦大哥，你連累我父女了。

焦：不妨得，我自己会担待的。

〔公差二名上。

差：(唸)奉命差遣，

差不由人。

(白)那位是寶宏傑？

寶：是老汉！

差：那位是焦义？

焦：是我！

差：曹家家丁，敢是你打死的？
焦：是我打死！
差：曹公子告来了，捉拿你定罪！
寶：焦大哥，連累我了！
焦：决不会連累你，我自己承担！（众下）
巧：不好了。

（唱“紧皮”）

有道閉門家中坐，
一桩大祸天降来。（下）

第 四 場

〔四皂役、官吏引黃門县官上。〕

官：（唸）为官清到底，
只要銅錢不要米。

〔差上。〕

差：叩見大老爷，交籤！
官：收簽，凶犯可曾拿到？
差：已經拿到！
官：一齐帶上！（帶寶、焦上）

寶：叩見大老爷！

官：去刑，听点，一名寶宏傑。

寶：有！

官：一名焦义！

焦：俺！

皂：要有！

焦：哦有！

官：焦义起过！（焦站立）寶宏傑！打死曹家家丁，口供

招上。

寶：可恨曹家公子，強搶我女兒為婚，焦大哥看看心中不服，打死曹家家丁一名，大老爺作主。

官：寶宏傑起過，傳焦義。

焦：叩見大老爺！

官：焦義！打死曹家家丁，口供招上。

焦：大老爺在上，容小人稟。

官：你講！

焦：天不作美下雨，砍不得柴火，到寶家老板店中借壺酒當當早食，可恨曹家公子，強搶寶家女子為婚，小人看看心中不服，將他一拳打死一個。

官：是你打死的？

焦：是我打死的。

官：起過，傳寶宏傑！

寶：叩見大老爺！

官：打死曹家家丁，你女兒連累他的，放下打！

寶：焦大哥，我要打了。

焦：你起來，站旁邊不動，我去講！罵你狗官，曹家家丁乃是我打死的，你要打他豈有此理！（簽筒給焦倒地。）

官：蠢頭蠢腦，拉下打！

焦：這個老爺怕凶，我一凶，賞我四碗面，你一碗，你也一碗！

皂：吃筍干！

焦：吃不動！

皂：暈倒來吃！

焦：我剛才寶家店暈暈來又要我暈？

皂：頭朝東，腳朝西，屁股朝天公，打二下毛裏裏。

焦：你來，你來！（暈到）

皂：大老爷，献板，朝打！
焦：（痛即站起打皂役）你们当真会打来！
皂：焦义，你是好汉，你屁股不打，拿来栽葱不成？打屁股是要打好汉。
焦：怎么？要打好汉，好，好，好，你们来打，来打！
（咽倒）
皂：献板，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打完了。
焦：打来，打来！
皂：打过了！
焦：一点都不痛的。
官：左右，将他二人打在监牢，将他收监。
竇：焦大哥，你连累我坐牢了。
焦：不要紧，坐两天，就会出去的。（二人下）
官：掩门，退堂！（齐下）

第五场

〔曹家二家丁甲、乙上。〕

甲：（唸）奉了公子命，
乙：（唸）詭騙竇巧云。
甲：夥計，我们来詭騙竇巧云，去到他家走走！
乙：好，一同去吧！
甲：行行去去。
乙：去去行行。
甲：来此已是。（巧云执筐上）那边来了这里等等。
巧：（唱“卜子”）
 手提籃筐路来行，
 去到监牢看父亲。
甲：你敢是竇巧云？

巧：正是奴！

甲：你慌慌张张那里去？

巧：去到监牢，看望我父亲而去。

甲：你监牢去过没有？

巧：没有去过！

甲：你不晓得路径，我兄弟带你去好不好？

巧：有劳二位哥了。

甲：你篮筐我帮你拿去！

巧：承罪了！

（唱）只为看望我父亲，
今日出门遇贵人。

（白）为何不走？

甲：到了，公子有请！

〔曹上。〕

曹：（唸）终日闷胸膛，
只为想姣娘。

（白）家丁们，哄骗竇巧云事如何？

甲：已曾哄到！

曹：命他低头而进！

甲：竇家女子，命你低头而进！

巧：待奴进去，拜见爹爹！

曹：罢了！

巧：呀！我道是谎，原来曹贼，你干的好事？

曹：竇家女子，我为你想长久了，依从了我，享不尽荣华。

巧：你要奴依从，除非日往西上。

曹：不識抬举的东西，家丁们，将他吊起拷打！（巧云被吊，大哭不止）

乙：你还是不从，伙計，打打打！
巧：啊唷，二位哥，我不从，你打死我也是枉然。
甲：不錯呀！公子打死他，他一定不肯从你。
曹：这个……
甲：启稟公子，小小年紀，怕羞也未可見得，这个事情要
 妇人对妇人去劝，会依未可！
曹：言之有理！叫乳娘出来。
甲：公子，传乳娘！
 〔乳娘上。
乳：（唸）忽听公子叫，
 即忙到跟前。
 （白）叩見公子！
曹：罢了！
乳：有何吩咐？
曹：叫你去劝劝寶家女子，叫她依从公子。
乳：他若再不从？
曹：再若不从，要将他打入冷房，每日断他口食，那怕他
 不从？
乳：遵命！（解縛）哈吓！当真吊坏了，我帮你解下来，
 随我来也！
巧：多謝媽媽！（由上場門下回头一看）咳苦呀！（下）
曹：（唸）有意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蔭。（下）

第 六 場

〔乳、巧同上。
乳：哈呀！小女子，你如果不依从，他岂肯罢了！
巧：媽媽，我与他冤仇如同山海，岂肯依从！

乳：你如果再不从，他将你打在冷房，每天断你口食，如此奈何？

巧：一死而已。

乳：听你说得可怜，老人放你逃走了罢。

巧：这个吗——（思索一下）哈吓，妈妈，你释放与我，大恩大德，倘若曹贼查问，你何言交待？岂非连累妈妈么？

乳：这个吗，也罢，到不如我同你一同前去逃生就是。

巧：妈妈，奴家避了大难，以后决不忘救命之恩也！

（唱“紧皮”）

打开玉笼飞彩凤，

扭断金锁走蛟龙。（二人下）

第七场

〔更夫甲、乙上。〕

甲：眼观星和斗。

乙：脚踩露水霜。

甲：伙计请了，奉了大老爷严命，巡查夜哨，当心，当心！

乙：当然！

甲：前街无事。

乙：后巷巡行。（二人下）

〔乳、巧同上。〕

乳：（唱“紧皮”）

急急忙忙往前奔，

巧：（接唱）

黑夜之中无路行。

（白）妈妈，有人来了，你我躲避一番。（二人下）